



贝贝特
学术经典



Meaning
of Truth

The

真理的意义

《实用主义》续篇

[美]威廉·詹姆斯 著
刘宏信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贝 贝 特
学 术 经 典

The Meaning of Truth

真理的意义

《实用主义》续篇

[美]威廉·詹姆斯 著

刘宏信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译文由立绪出版公司授权简体字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7-0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理的意义/(美)詹姆斯著;刘宏信译. —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贝贝特学术经典)

ISBN 978-7-5633-7012-2

I. 真… II. ①詹…②刘… III. 真理—研究 IV. B0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6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 101113)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12.75 字数:101千字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读:开启真理的对话

——以形构多元实践的生活脉络作为起点

“重新发现”詹姆斯的踪迹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已经成为一种当代学术文化和社会政治还在持续发酵的、运动的在“中途中”(in between)的重要“现象”。他不仅是美国心理学与哲学历史上的里程碑人物,更是当代文化与智识遗产的重要传承者。在 21 世纪 2005 年岁末,重读早已列入经典之林,原书出版于 1909 年的《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ruth*)一书,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时代召唤?《真理的意义》是詹姆斯关于真理相关演讲、评论和论述的合辑,从 1909 年到 2005 年,重新踏勘这百余年的历史旅途,无非更清晰说明了詹姆斯的作品需要细腻咀嚼,而非平板地将他定位成实用主义者。

基本上,詹姆斯的哲学态度是,养成“总是不断寻求另一种可能”的习惯,换言之,在本书中,作者强调“经验是一种历程,没有任何一种观点可以宣称是真理的最后篇章”。因此,真理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当一种真理被建立时,正显示其不足之处,而随时会被后来的论点所补充或推翻。所以,论者曾以“独眼巨人”和“12 只眼睛的蟾蜍”之对比,来譬喻詹姆斯的哲学观点。希腊神话里,独眼巨人属于泰坦神族,他只有一只眼睛,而这只眼睛能放出致命的烈焰光芒。独眼巨人靠着锐利无比的眼睛和无穷的体力,帮助宙斯赢得最后的胜利。但独眼巨人的视野,只有一只眼睛,其实也有局限和盲点,如同单元主义哲学认识论。而 12 只眼睛的蟾蜍,每只眼睛同样有其视角与盲点,也各有其所观察到的独到论点,但每个论点之间是互为补充,而不是完全取代,所以,詹姆斯的真理哲学是多角度的关照,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描述与分析。无疑的,詹姆斯对真理意义的剖析及对真理误解的驳斥,正是透过不同视野剔透出真理的多元论意义。

詹姆斯的基本哲学观,他命名为“基进实征论”(radical empiri-

cism, 本书翻译为基进实征论)。所谓基进, 意味着在他的哲学观点里, 经验具有基本的、进展的、轴心的属性地位, 而透过人类经验的历程性, 掀启了开放性与多元观的哲学论点。所谓实征, 乃基于经验是一种“主观的”、“程序中”的合法证据, 而没有一种绝对客观存在的宣称。换言之, 他认为他的实征论是基进的步数, 他拒绝争辩无法以经验界说的事物, 但他并不会排除只能以“部分”经验呈显的事物。他承认无法经验的或难以被经验的事物存在, 但这样的状态事物, 并非哲学论述的素材。由此, 他认为单元论的世界观点, 是一种假设, 像是智性上和道德上的假期, 是人类以认知简化和平板单调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但多元论者, 即使冒着威胁到形而上学基础的危险, 仍然永恒地开放经验的任何可能性, 这是一趟无止尽的真理论说的路程。

用经验的繁复动态性, 抵抗单一逻辑的单元论, 这是詹姆斯对真理意义的认识论。以詹姆斯的真理立场来说, 行走于单调性智识帝国主义的布局, 尽管呈显出可预测性的秩序理路, 但却使人类付出认知上的代价, 将自身挤压于贫瘠的、苍白的生活处境里。相反的, 多元论像是哥特式的繁复建筑, 没有单一规则的宏伟图像, 显示着人类生命中永恒存在着无法以理性方式径予化约解释的事件; 灾变、信仰、真实、幻见、牺牲、幸存、情绪、道德、出生、死亡与界限样态, 各种生命机遇的可能性, 在经验的开放世界里, 以未定悬疑的姿态冒露出来, 甚至互为交织成一则则的传说或迷思。因而, 从詹姆斯作品的重新反复阅读之旅, 也可说是对人类心智功能习惯性地以单一思维衡鉴生活事件的态度进行一场场的严峻挑战。

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

詹姆斯对人类心智功能特性的看法, 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其一, 心智功能具有一种目的论, 也就是说心智现象, 可以借由动机、意图、

目标，甚至先验的原因予以解释。其二，心智并非由像一张白纸开始，而是包含某些固有的结构属性，在此立场上，他的观点接近哲学家康德的先验范畴。其三，心智功能不可忽略意识和潜意识动态互动的深沉关系，所以，詹姆斯多少也将精神分析的脉络纳入其思维体系。由此，理解詹姆斯对真理和心智功能的认识论，要避免掉入极简主义与单向度论述的陷阱，更不能只侧重他对“科学心理学”著述的篇章。

“科学心理学”可说是文化现代主义(cultural modernism)的副产品，现代主义的源起，通常是溯往于文化由中世纪黑暗大陆年代到启蒙运动的时期。由于美国是科学心理学知识的主要生产中心，加上美国挟其学术政治经济的强力后盾，以及卫星媒体/信息网络的跨国传输力量，因此很快取得知识主导权之优势。然而，就以往长期以北美心理学为养料的台湾学界处境来说，向来对詹姆斯的引介，却经常停留在将其称为“美国(科学)心理学之父”的样板化面貌，忽略他对心理学多元论发展的卓越贡献。

所以，就心理学的脉络来看，詹姆斯持存的真理意义，可说是介入“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先驱者。心理学者金布尔(Kimble)于1984年提出心理学的“两种文化”，试图映照斯诺(C. P. Snow)于1950年代末期所提出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差异。金布尔所铺陈的心理学的两种文化的对比如下：(1)科学的 VS. 人类价值，(2)决定论 VS. 未定论，(3)客观论 VS. 直观论，(4)实验室 VS. 场地论，(5)通则取向 VS. 特则取向，(6)元素主义 VS. 整体主义。在如此的对比下，心理学的“通则普遍论实证科学模式”与“特则直观论诠释科学模式”，仿佛分别确立知识发展的二元特性。由此两种文化的境脉来看，心理学基本上是沿用两种方法论的模式发展——“自然科学模式”和“诠释—现象学模式”。

然而，这样的二元对立思路，往往只是使心理学学者感到分裂危机，进而思考心理学如何在分离中寻求大一统，有论者就以“实证论”



(positivism)的定位观点,指出心理学分裂状态的统一基础必须根基于此。但以实证普遍论为核心意识的统一心理学主张,往往稀释了心理学本身的丰饶意涵。所以,科学哲学的工作,必须摆脱二元对立的思考逻辑,执意嵌陷于诸如“科学/人文”、“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的僵硬格局,这样做,恐怕只是窄化了人类经验的丰富性。这样的反思声音,不是着眼于边缘想象的恐慌反动,而是因为心理学从笛卡尔式的遗绪里,继承了心身二元的位置,心灵与身体的分离剥落,因而将人类孤悬于理性的刑台上,等待最后的救赎;这般状态仿佛被捆绑于高加索岩峰顶上的普罗米修斯,将文明火把传给人类,因而遭受处罚。他在巨岩上任凭秃鹰啄刺,肉体上承受世间的苦难,心灵上却仍等待潘多拉盒子里仅存的希望。重新阅读詹姆斯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处处早已显露着具开放多元论心理学与哲学的未来希望种子。

综观詹姆斯一生丰饶的遗产,我们得以重新省察“两种文化”所造成的分离主义问题,也指向了一种两造典范互为中介咨商的希望所在。詹姆斯的作品及生平,展演了开发创造与不断经验的历程,值得过去曾经熟悉他的、尚未认识的或已经接触其作品的阅读者,借由反复阅读思索詹姆斯,将其遗产在不同世代间传承下去。如同詹姆斯所认为,真理总是在开放系统中“创建”着,不存在固定单一的实体,我们置身的文化与智识遗产也同样在“创建”过程中。由此,我们对詹姆斯作品、生平与精神资产的探索了解,纵使过了一世纪,其实也仍在“创建”着,我们还尚未完全认识理解詹姆斯的图像。要接近他的任何一只眼睛所关照的视野,并进入真理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实践网络里,阅读本书是一个好的起点。

“当代介入”的多重可能性

进一步来看,詹姆斯对心理学(或广义社会科学)认识论议题的看

法,可说是一种介于“实在论”与“构建论”之间。一方面,他认为真实是一种暂存的状态,不存在一个单元论的“实存静态”真实;另一方面,他认为真实是一种“动态构建”,他指出世界自身尚未发展完成,仍在持续进展之中,故面对世界,也没有定调的单一观点可以解释所有事件。

当然,他并非属于“怎么做都行”(Anything goes)的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构建并非一种无限上纲,否则反而瘫痪了构建作为一种动态历程的思考,所以,构建是一种“生发理论”。所谓生发,从实用论的哲学立场来看,他强调人类经验与概念基模的历程性、脉络性与发展性,这是一种不断拓张的人类本性。我们所拥抱的真理,就像是一种地下茎植物,盘杂、交错、互为补充、互为抹除,也许真理论说之间是邻近的,也许是彼此为伴,也许是另一种真理的先驱,也许,真理永远是一种潜在的中介联结,无法成为真理自身。但无论如何,从错误、疏漏与缺口出发,也可以抵达真理的彼岸。

詹姆斯从生发创造的角度,重视心理学与哲学的“历史”,认为时间与历史是人类经验无可取消的向度,也是哲学论述的核心质性。而我们,经常以认知廉价的方式,相信单一逻辑的史实,虽具时效性,却非真理指涉;或者,对历史的误用与滥用,使我们一味服从于所有的传统,缺乏创新能力。如此,历史幽灵的纠缠使人类终究成为自身的影子,无法成就人类成为自身主体的任务。

詹姆斯认为经验(ex-perience)具有外在的属性,他有时把经验刻意以分节号区隔拼字,正是强调外衍性的重要(ex在拉丁字根里,具有从内而外,外显突出的意思)。所以,他不会否认在我们的经验感觉外部,具有实质性的感知资料,经验生发的基础也位于此,因此他不是反对任何方法论。由此,詹姆斯的贡献,可以概分为三点。其一,他是一个在“实在论”与“构建论”两个极端的中介者,他认为固然我们的概念基模是一种构建,但在我们的经验自身里,有时会遭遇固执的属性,进



而限制了经验开放的可能性。我们要能不断含纳内外在的经验,却不能无限上纲,以避免掉入“怎么做都行”的困局。其二,他重视历史的力量在人类经验中的角色,无论是个人或文化所形构的历史,历史作品会历经改编与筛选,但透过对过去的描述与叙说,相信可以取回过去历史的显著效应,成为我们进步的来源。其三,以多元开放的后现代主义先驱者之姿,挑战了浅碟式、刺耳式的概念基模,他相信“物质”世界与“灵性”世界之间存在着沟通的渠道,使得我们面对当代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等不同层面,得以更宽容多元的方式重新省察其相互间的真理关系。

回头“再反思”真理及其实践

真理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古老概念,真理源于古希腊的 *aletheia*,原意为去蔽、展现、揭示。真理并不意味着关闭,而是指开放,指开放自身的活动。事实上,修辞学是由语言构成,它在过去就是一种揭示真理的方法,诠释学家加达默尔(Gadamer)曾重新展示古希腊的修辞学传统,目的在于强调修辞学不仅是原本意义上的“善说的技巧”,而且是辩证的对话,同时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因此,修辞学是一项有关人的知识与人的实践,是人类交往无所不在的形式,透过修辞表现了人类永不间断的对话,也实践了伦理学落脚的家园,探究着人类存在的希望义理。

而今,跨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詹姆斯,其生平和相关作品,其实仍在创建着各种可能性,是作为一种当代社会的在“中途中”现象,尽管他被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也是形构心理学“自然科学典范化”的奠基者,但从某个层面来说,他也可以视为心理学作为“后现代主义修辞学”脉络下的美国心理学家第一人。因为后现代论不是一种信仰真理的背反,也不是一种怀疑论的激烈形式,而是一种思考关于知识的

历程、知识的可能性以及解构知识自身的不同方式。因此，后现代论可说是对西方遗产/传统及其参与者，进行激进思考的一种形式。

于是，我们了解到，詹姆斯一方面是个科学主义者，但他的科学观是允许置入形而上学，而且，他也不像传统实证论般，将科学探究的活动，局限在可观察性和具度量性的范畴里，故他对实证论持存着一种批判态度。另一方面，他以描述心理学的路径，去逼近真实的解释与草描，这也可说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在实证论与现象学之间的混织，詹姆斯认为心智研究涉及复杂的动态历程，需要以具备开放和弹性的跨学科方法持续探究，多元越界的哲学思路与方法实践。这样说来，他不正是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者？

当然，詹姆斯的时代，无法遇（预）见后现代心理学的难题。然而，我们可以如此隐喻反思着，那些对心理学科学主义不满者，以及认为后现代思维是令人心动者，发现自身的处境就像是站在人面兽身斯芬克斯(Sphinx)面前的俄狄浦斯，究竟下一步的处境，会是叛反自己的命运，还是走向宿命的归宿？俄狄浦斯是否可以产生不同版本的结局？这样踌躇在“现代科学主义”与“后现代论述”指标路口的心理学转型状态，一如故事人物通过考验前，面临着隐喻式解谜的关键，心理学自身的学科塑造，或者说逼近人类经验领域的广义学科研究，这些探究人类心智功能、经验行为与本性发展的学科，未来的走向如何，值得持续观察与往复付思。

但无可讳言，重新翻译介绍，并鼓励仔细阅读詹姆斯作品，不但可以了解詹姆斯当年以自身的独特重建了他的时代，亦使我们得以历史的角度，重新历经“实在”与“真理”的困扰议题得以如何梳理。也因此，我们也开始构建自身的置身年代，进而重新不断地再体验环绕主体生命经验的历史时刻。詹姆斯系列的研究母题，也可说是为了探索普遍性和独特性之间复杂的交互关联，以及个人一生中的心智历程与公共议题之间的关联。



最后,回到台湾社会省思,在怀疑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想象,社会焦虑造成人我之间的阻绝处境下,还有真理的意义可言吗?我们总是感染了“同一症状”和“顽抗情结”,排除社会场域的真实处境,投射认同于一种没有差异、满具实质正义的幻象,无法直指不同立场的政治掣划,本来就存在着内、外在的冲突和差异的经验世界。唯有让这些冲突变成可见,并使其进入公共领域讨论,民主的种子才不会变种为危害社会的病毒。试图遮蔽差异的政治符号,其实就是一种超级空洞无物的再现。

由此,政治新论述的口号也许容易给出,但不同世代差异经验间的对话时刻和相互了解是否得以降临,若无法从肯认繁复经验和实践多元论真理作为开端,不无疑问。因此,从詹姆斯对真理意义的清理与论述来看,若“真理”这个词已经正式地失去其地位,不再是信念与意义的财产,而成为单一“事实”的技术性修辞,那就会使我们逐渐远离所有大和解的希望。

詹姆斯在本书慨叹着,也许下一代会比“反实用主义者”更适应对词汇进行具体和经验的诠释,将实用主义含括在生活脉络里。也许下一代也会觉得奇怪,像他这种无害且自然的真理观点,在进入人们的心灵时却如此困难。讽刺的是,而今,当真理多元论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咒语时,我们反而欠缺一种反省的能力,对于真正的多元实践,反而形成目的性之压制。因为当代社会对于多元论的耳熟能详,使人们误以为多元主义的践行已然抵达了终点,甚至可能会对其产生一种麻木的感觉;这种麻木的概念也已经成为某种老生常谈,对多元论的具现落实,不再认真闻问。而今,透过重新引介、阅读詹姆斯的多元真理观点,不但是一种精神视野的修复性尝试,更是一种溯源性的探索,得以体现不断探索另一种哲学态度的可能性,不管是智识上或生活上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追索与实践。

正是因此,从康拉德著名小说《黑暗的心》的主轴度反思,映射着

船只航向大海的核心，犹如探测人性的暗沉底面。当船只通到地球最末端的安静水路，阴沉地在一片黯郁的天空下流动着，似乎通到一处无限的黑暗中心，却也吊诡地隐指苍茫天地间的光明所在。詹姆斯是那黑暗中心的一盏明灯吗？也许，答案就从反复阅读詹姆斯的经典作品，缓慢地开始寻找。

林耀盛

（台湾东华大学）

前 言

在我那本名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书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说明被称为“真理”的关系,可以在一个观念(意见、信念、陈述或其他)与其客体之间获得。我在该书中说:“真理是我们观念的某些部分的属性,它表示这些观念与现实一致,如同谬误表示与现实不一致。”实用主义学者与知识分子都接受这个定义,并视为理所当然。

当我们的观念并未明确地复制它们的客体时,与其客体一致的意思是什么?……实用主义提出它常问的问题。它说:“承认一个观念或信念为真,究竟在任何人的实际生活中有什么具体的差别?如果该信念是假的,有什么样的经验会与信念为真的不一样呢?真理如何被实现呢?简而言之,在经验词汇上等价的真理是什么?”当实用主义问这类问题的时候,它同时也看到了答案:**真的观念就是那些我们能够吸收、确证、支持、查核的,而为误的观念则是相反。**那就是我们拥有为真的观念所带来的实际差别;因此,那就是真理的意义,因为这正是真理被认识的全部内涵。

一个观念的真理并非其内在静止不动的属性,真理降临在观念上,观念**成为真**,被事件**创造成真**。其真实性(verity)事实上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就是其查核自身的过程,其**证明**(verification)的过程。其有效性(validity)就是其**确认**(validation)^①的过程。

广义上对某一个现实合意(agree),只能表示被直接引导到该现实本身,或是进入该现实的周围环境,或者与它保持灵活的接触以操纵它,或某种比我们不合意时更好的联结,思想上的

① 但是我还说:“可证明性(verifiability)与证明(verification)一样好,因为当完成了一个真理过程,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千万个过程在发生状态中起作用。它们引导我们走向直接的证明,引导我们走向它们展望的客体,并且如果一切都和谐地运作时,我们就非常确定可能我们遗漏了证明,因而被所有发生的事情调整。”



更好或实际上的更好……任何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际上或思想上处理现实观念，无论是处理现实本身或其所属、不让我们在挫折中阻碍进展、事实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配合且适应现实的整体环境的观念，都能充分达到要求。对该现实而言这些都是为真的。

扼要地说，那些为真的 (the true) 只是我们的思考方式的权宜之计，如同那些为对的 (the right) 只是我们行为方式的权宜之计。当然，这在几乎任何方式上，终究及整体而言，都是权宜之计，因为有助益地符合所有可见的经验，不必然同样令人满意地符合未来的所有经验。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经验有各种溢出方式，会让我们更正目前的种种公式。

这里对真理的解释追随着杜威 (Dewey) 先生与席勒 (Schiller) 先生类似的概念，引起许多非常热烈的讨论。很少批评家为之辩护，大部分都谴责它。这个题目在其简单的外表下，看起来难以理解，而且我相信其明确的定论将在知识论的历史上形成一个转折点，之后在一般哲学史中也必是如此。为了让那些未来有必要研究这个主题的人更容易接触我的思想，我将我所有直接讨论真理问题的文章汇集成册。我在 1884 年提出第一个论点，该文就作为本书的开始。其他的文章是根据出版顺序来编排的，其中有两三篇文章为第一次出现。

我最常遇到的控诉之一，是针对我认为我们的宗教信仰之能成为真理，是含括在其让我们“觉得好”而不是在其他因素上。对于这个控诉，我很遗憾我在《实用主义》一书中给了一些借口，我用不够谨慎的语言谈论到某些哲学家相信绝对者的真理。我试着解释为何我自己不相信绝对者，但是却发现这会确保某些人的“道德节日”，且在其限度内为真（如果有道德节日是好的）^①。我把这一点当成是带来和平的

① 同书，页 75。

橄榄枝送给我的敌人，但是他们对于这样的示好习以为常，便将礼物踩在脚下，把送礼者转过身来撕裂。我太依靠他们的好意——喔，为了太阳下稀少的基督徒慈善！喔，也为了寻常世俗智慧的稀少。我曾经认为这是一件透过观察就可知的普通事情，是两种在其他方面都一样，但对于世界的认识互相竞争的观点，其中一个否认人类的重要需求，而另一个却满足该需求，第二个观点会被正常人喜欢，因为它使这个世界看起来比较理性。在这个情况下选择第一个观点会是一个自找苦吃的行动，是一个冷静深刻的自我否定的行动，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因为这样而有罪。透过将概念的意义进行实用主义的检验，我要说明绝对者的概念乃表示节日的提供者，宇宙恐惧的驱逐者。当一个人说“绝对者存在”，就宣告了其实际上的释放，正如在我所表明的“对现身于宇宙之前的安全感的某些辩护”，有系统地拒绝培养安全感，是对个人的情绪生活倾向的暴力，但可能被尊为先知。

显然，我对绝对主义者的批评，没有看见他们心智的做工，因而我所有能做的就是抱歉，并将我的礼物收回。绝对者在任何方式上都不是真实的，而且借由批判者的审判，也绝不是以我指派的方式！

我对于“上帝”、“自由”以及“设计”的看法都是雷同的。借由实用主义的检验，这些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化约为正向的、可以经验的操作，我认为它们都代表同样的东西，即在这个世界上“许诺”的出现。“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表示“有许诺还是没有许诺？”对于宇宙是否有某一个特质的问题，对我而言，即使我们暂时的答案是以主观的立场出发，这种替换说法已经足够客观了。然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批判者对我的控诉都一样，说我召唤人们说“上帝存在”，即使当他并不在时，因为在我的哲学中，这个说法的“真理”确实不真正地代表他以任何外形存在，只是这样说让人觉得好。

大部分的实用主义者与非实用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真理”所指向的意义，而不是关于任何在真理情势中的具体事实；因为两者都相